

H. V. Brown



GUOGE LI QUANJI
WENLUN JUAN

果戈理全集

7

文论卷

安徽文艺出版社



果戈理肖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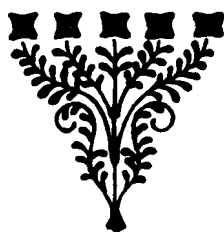
文 论 卷

彭克巽 译

内 容 提 要

果戈理(1809—1852)，俄国十九世纪最著名的小说家和剧作家。其作品以“极度忠于生活”的现实主义精神，鲜明生动的典型形象和笑中含泪的讽刺手法，奠定了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的基石。

本书收入果戈理贯通文史哲，融诗文评点、艺术评论、美学思索为一体的评论文字。它记录了果戈理在民歌民谣、民俗民风、地理历史、雕塑建筑、绘画音乐、戏剧诗歌、历史人物与当代文学等多种园地里耕耘的足迹，这里甚至有关于“女人”的品说，关于“生活”的评点。书中所附果戈理生前未发表的论文，更是充分显示了果戈理作为一位大作家对文学事业的钟爱，对国家命运、心灵建设的忧患。研读这组文字，对我们完整地把握果戈理的文学观与美学观，具有特别的意义。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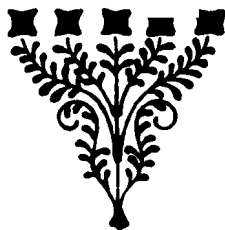
早期文论

女 人	3
普希金长诗:鲍里斯·戈都诺夫	9
论科兹洛夫的诗作	16
一八三四年	19

收于《小品文集》的文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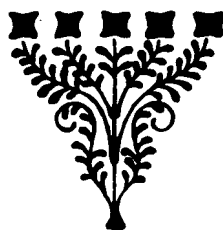
序	23
雕塑、绘画和音乐	25
论中世纪史	31
论世界通史教学	46
略论小俄罗斯的形成	61
关于普希金的几句话	73
论现今的建筑	80
阿里-马蒙(历史概述)	102
生 活	109
施勒策尔、米勒和赫尔德	113
论小俄罗斯歌曲	119
关于地理课的想法	129
庞贝城的末日	139
论五世纪末诸民族的迁徙	148

发表在《现代人》杂志上的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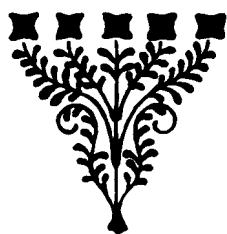
论一八三四和一八三五年杂志文学的进展	179
一八三六年的彼得堡笔记	203
刊行于《现代人》杂志的书评	
《米哈伊尔·波戈津的历史箴言》	221
《亚·奥泽列茨科夫斯基的著作〈沿白海的 航行和索洛韦茨基修道院〉》	227
《伊·鲁……炮兵中校一八一二年到一八一 六年的炮兵行军笔记》	228
《安娜·伊万诺夫娜女皇执政期俄国皇宫的 英国大臣夫人隆多女士的书信》	230
《环球旅行》	231
《宇宙志地图集》	234
《我的新居》	235
《四十一篇外国作家最佳中篇小说》	236
未刊于《现代人》杂志的书评	
《自美好的罗曼诺夫王朝登上俄罗斯皇位以 来的俄罗斯荣耀的编年史》	241
《儿童用的卡拉姆津著作,或插图本俄国历 史》	242
《俄罗斯经典作家。第一部。康捷米尔》	243
《诗歌史》	245
《他与她》	246





《不满意的人》	248
《圣地游记》	249
《对普鲁士国家在地理学和统计学方面的记述》	251
《俄罗斯帝国省城和县城驿道指南》	252
《莫斯科的建城,或大贵族斯捷潘·伊万诺维奇·库奇卡之死》	253
《致命的相逢》	256
《世界景观或有益和有趣的青少年读物》	257
《儿童陈列馆》	260
《美好的阿斯特拉罕女人或奥卡河岸上的茅舍》	262
《一八三二年和一八三三年的分封领地农业经济述评》	263
《建造航海和航行河道的轮船的规则》	267
《厨师手艺全书》	268
《贸易高级官员职名录或一八三六年俄罗斯国家通用商业指南》	269
为《莫斯科人》杂志写的书评	
《朝霞》	273
总题解	2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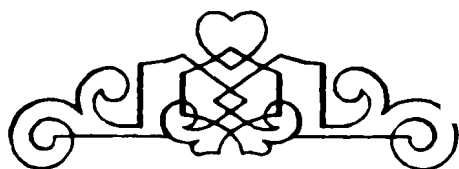
果戈理生前未发表的论文

关于《现代人》……………2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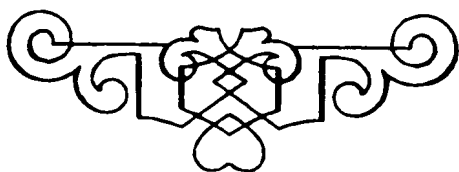
为俄罗斯青少年编写的语文学教科书……………3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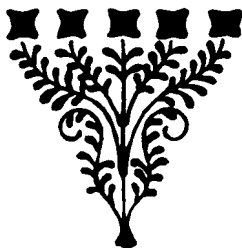
题 解……………331





早期文论
(1831—1833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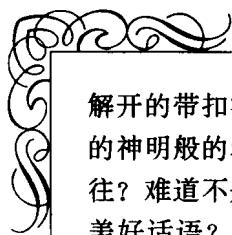




女 人*

“地狱的产物！奥林帕斯山的宙斯！噢！你发起怒来是多么铁石心肠！你想要降祸于人间，你从那那美妙的大地深层取出悄悄浇灌在那里的全部毒汁，把它压缩成一滴，用你那馈赠光明的手愤怒地将它抛洒出去，用它毒害了你的神奇创造：你创造了女人！你忌妒起我们那少得可怜的幸福，你不希望人从感恩的心灵深处发出永恒的祝福；宁可让诅咒从人们罪孽的口中喷发出来……你创造了女人！”——柏拉图的一位年轻学生忒列克勒斯来到柏拉图面前这么说。他眼冒金星；两颊通红，而颤抖的嘴唇一遍遍复述着他那备受折磨的心灵反叛的怒号。他的一只手怒不可遏地掀开紫红色皮毛的华美衣裳，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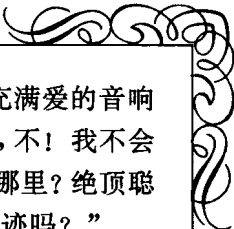
* 《女人》发表于彼得堡《文学报》1831年第4期（1月16日），是果戈理创作生涯中第一篇用自己真实姓名发表的文章。这篇短小论文反映了他早期对美、崇高和人生的宗教哲学观，参照了柏拉图《会饮篇》和《斐德若篇》的论述，也反映了作者经历一次失恋之后的思考。



解开的带扣漫不经心地飘在年轻人那童贞的胸前。“怎么，我的神明般的老师？难道不是你告诉了我们她像天仙般令人神往？难道不是从你那高尚的嘴里说出了关于她的温柔美丽的良好话语？难道不是你教给我们要从精神上热烈地去爱她吗？不，老师！你的神明般的智慧对于认识深不可测的狡诈心灵来说，简直太幼稚了。不，不！狂热经验的阴影从未笼罩过你那明晰的思想，你不懂女人。”极度兴奋的热泪从他眼中突然涌出；他用长衬衫把头裹住，用手遮住脸，然后靠在大理石圆柱上，那圆柱豪华地饰有讲究的、闪闪发亮的考林辛柱式柱冠。年轻人深沉地、艰难地长叹了一口气，仿佛心灵的每一根隐秘神经、所有感情和体内的一切都在他身上发出悲痛之声，这声音是通过身体各个部位震颤出来的，而情感所直觉到的天性因无力表述心灵中永恒不朽的痛楚，便转变成一种病态的呻吟。在这期间，充满灵感的哲人默默地望着他，脸上表露出还铭刻着从前的高尚思考的沉思。当人暂时还没有完全进入现实世界时，残存的奇妙梦境就这样还长久地没有离开那些理念的因素而同它们混合在一起。亮光像壮观的瀑布，穿过圆屋顶不寻常的孔眼倾洒在哲人身上，使他显得光耀照人；看来，他脸上每一个充满灵感的特征都闪耀着思想和崇高情感。他用平静的声音问道：“难道你会爱吗？忒列克勒斯！”年轻人很快地接过来说：“我会不会爱！你问问宙斯，他会不会眉毛一抬就使大地颤动。你问问非狄亚斯^①，他会不会用感情点燃大理石并使僵死的石块上体现生命。当我的血管里沸腾的不是血，而是熊熊烈火时，当我把全部情感和思想，整个自身

① 非狄亚斯是古希腊古典艺术盛期的雕塑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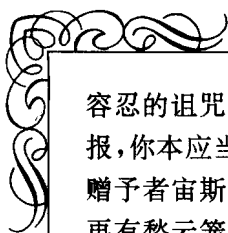




都转变成声音时，当这些声音在燃烧，心灵只是充满爱的音响时，当我的话语是风暴，呼吸是火焰时……。不，不！我不会爱！告诉我，具有这种情感的那位奇妙的凡人在哪里？绝顶聪明的皮蒂娅^①难道没有在人们之间揭示过这种奇迹吗？”

“可怜的年轻人！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爱！为这个温顺的生命准备这样的命运，而诸神是想在她身上反映美，把幸福赐予世界，并在她身上表明自己在大地上的存在！可怜的年轻人！你是想用自己赤热的呼吸去点燃这个温顺的生命，以情欲的风暴去搅乱这个纯净的光华！我知道，你是想告诉我阿尔基诺雅变心。你曾经亲眼目睹……，但是是否亲眼目睹了你当时心灵深处发生的骚动？你是否向前展望了自己？你的双眼不是迸发整个躁动的情欲吗？而此时情欲明白真理吗？人们想要什么？他们渴望永恒的福祉，无限的幸福，而仅仅片刻的痛楚却足够使他们幼稚地去毁坏缓慢修建的整座大厦？就算你亲眼所见是真情本身，就算美好的阿尔基诺雅因狡猾的变心而玷污了自己，这的确是真的。但是，请问问你自己的心灵：当你在阿尔基诺雅的怀抱中既找到生命，又找到幸福和莫大欣喜时，你是什么，她又是什么？你翻翻自己生活的炽热的篇章，是否能找到哪怕只有一页更动人、更神妙的呢？你是否愿意为那些天堂般的瞬间去夺取波斯国王的全部宝石和利比亚的所有黄金？雅典的最初荣誉是反对这些的，还有人民中的最高权力也是这样的，那又怎样呢！而像普罗米修斯这样的神，他把从诸神那里掠取的一切美好之物都赐给了你，把天堂连同那里那些光辉的天人都安置在你的心灵里，——你却使其蒙受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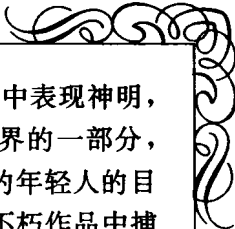
① 皮蒂娅，古希腊神话中的女预言家。



容忍的诅咒；你本应当以自己全部生活去迎接新生，知恩图报，你本应当泪流满面，将感激之情和温顺的颂歌献给生命的赠予者宙斯，祈求延长她的美好生命，使她亮晶晶的前额上不再有愁云笼罩。

“把审视的目光集中到自己身上来：你原来是怎么样的，而自从在阿尔基诺雅的神明般的面容中看到永恒的那一时刻起，你现在又是怎样的；你那深邃的心灵洞察并猜度到多少新的秘密，多少新的启示，在多大程度上更接近于最高的幸福！我们正在成熟，日益完善；但是，是在什么时候？是当我们更深刻和更彻底地了解女人的时候。看看奢华的波斯人：他们使自己的女人沉沦为女奴隶，结果怎样呢？他们感受不到优雅的情感，没有那种无穷无尽的精神享受。他们见到伯拉克西特列斯^①所雕的女神像，心中也迸发不出火花；他们兴高采烈的心灵不会同大理石的不朽灵魂进行交谈，也找不到回音。女人是什么？是诸神的语言！我们对男人柔和、明亮的前额感到惊讶；但在他身上洞察到的不是类似神的东西：我们在他身上看到女人，我们对她身上的女人感到惊讶，并且只有在她身上这才对诸神感到惊讶。她是诗篇！她是思想！而我们不过是她在现实中的体现。她的印象使我们浑身燃烧，越是强烈地、越是大量地蒙受这些印象，我们就会变得越崇高、越美好。当一幅画还处在画家的头脑里并在无形中丰满起来和被创造的时候，——它是女人；当这幅画转为形体，并可以触摸到时，——它是男人。为什么画家要以如此不知厌足的愿望，驱使自己不朽的思想变成粗俗的形体，使它顺从我们通常的情感呢？原因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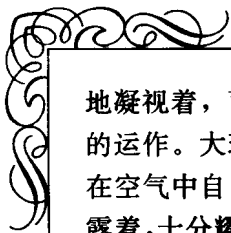
① 伯拉克西特列斯，古希腊著名雕塑家。



于，驾驭他的是一种崇高的情感——在形体本身中表现神明，使人们能够接近哪怕是自己广袤无垠的心灵世界的一部分，在男人身上体现女人。而如果热烈地理解艺术的年轻人的目光无意中碰到画上面，那么他的目光在画家的不朽作品中捕捉到的是什么呢？他的目光在其中看到形体吗？不，形体消失，在他眼前展现的是画家那无边的、无终结的、无形体的思想。这时年轻人的心弦会弹奏出多么动人的歌曲！在他身上会得到多么鲜明的反响，它好比对祖国呼唤的响应，一去不复返的过去，令人神往的未来！他的心灵是怎样同画家的神明般的心灵在无形中拥抱的啊！两颗心是怎样在难以言传的精神之吻中汇合在一起的啊！……如果不被女人温存柔和的美德所笼罩，不因此而改观，男人的高尚美德又何从谈起？坚定，勇敢，傲慢地鄙视缺陷，这些会转变成残忍无度。如果从世界上取走光线，那么五彩缤纷的鲜花也将不复存在；天地汇合成一团漆黑，比哈得斯^①河岸更加漆黑。爱是什么？这是心灵的祖国，是人对既往的美好追逐，在那里他的生命有了无瑕疵的开端，在那里无辜的少年时代在方方面面都留下了难以形容和不可磨灭的痕迹，在那里一切都是故乡。而当心灵沉浸在女人心灵轻柔的怀抱中，在她身上寻找自己的父亲——永恒的神，寻找自己的弟兄——迄今大地都无法表达的情感和现象时，那时她又怎样呢？那时候，她自身重复着原先的声音，重复着原先那种在神的胸怀中的天堂的生活，把它推展到无止境……”哲人充满灵感的目光突然一动不动；阿尔基诺雅站在他们面前，她是当他们交谈时悄悄走进来的。凭靠着偶像，她似乎全神贯注

① 哈得斯，希腊神话中冥土之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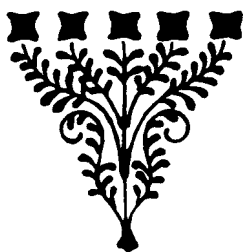


地凝视着，而在她那美妙的前额上表露出神明似的心灵高尚的运作。大理石般的手显出天蓝色的筋脉，充满天堂的芳香，在空气中自由地伸展；缠绕着护腿的红色绸带的秀丽的腿袒露着，十分耀眼，把那令人嫉妒的鞋子甩掉，向前迈出了一步，而似乎没有碰到被鄙视的大地；高高的、神明般的胸脯焦躁不安地上下起伏，而两个晶莹云状物的乳房被衣服半遮半掩，这衣服飘飘然并画着奢华艳丽的线条掉落在木板台上。仿佛，明亮剔透的以太，在这以太中天人们沐浴，玫瑰色和天蓝色的火焰趋之若鹜并不断放射和折射出无以计数的光线，这些光线在人间无人知晓，芬芳的、难以表达的音乐之海在其中颤动，——仿佛，这以太被赋予能见度并站在他们面前，照亮和神化了人的美好形体。漫不经心地往后捋的、有如充满灵感的夜晚一般油黑的卷发，在她那又白又嫩的前额上飘动，像朦胧起伏的波浪散披在她耀眼的双肩。闪电般发亮的双眼使整个心灵呼之欲出……不！爱的女皇^①也从来没有这么漂亮过，即使在她从童贞的浪花中那么神奇地诞生的那瞬间！……年轻人惊讶地、敬慕地拜倒在崇高美女的脚边，而半神半人的她俯身贴近他，她的热泪滴落在他红通通的双颊上。

(1831 年)

① 指古希腊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阿佛罗狄忒。





普希金长诗：鲍里斯·戈都诺夫^{*}

（献给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

普列特尼约夫^①）

有一家书店在某某大街的二楼大厅大放异彩；灯光柔和地照在高高摞起的书墙上，鲜明地照耀那些蓝色、红色、裁口喷金的书籍以及落满灰尘、被人遗忘的书籍的标题上，这些书籍标志人类创作的力量和虚弱。人头攒动，拥挤异常。大街上马车来来往往，路面和马车都发出轰隆声，使扇扇窗扉叮当作响；仿佛灯光、书籍、人们，一切的一切都在微微颤动，使书店里显得更加五光十色。店伙计们来回奔忙着。“多好的书啊！”

^{*} 《普希金长诗：鲍里斯·戈都诺夫》写于1830年12月普希金的诗体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问世之后。这篇风格独特的论文充满着作者对普希金的崇敬，强调诗人创作的神圣地位，体现了作者早期的文学批评观点。作者生前未曾发表，首次刊行于莫斯科《罗斯报》1881年第12期（1月31日）。

^① 彼·亚·普列特尼约夫（1792—1865/66），俄国诗人、评论家。

